

惲南田與諦暉和尚

伍稼青

世人之愛好國畫者，無有不知惲南田之花卉爲「古今絕詣」，因此筆者無庸更贅一辭。

至於南田的山水，他雖自言當讓石谷（王翬）獨步，其實這是他的謙抑，就畫藝論，南田決不遜於石谷，戴醇士（熙）便會這樣說過：

「以南田山水比之石谷，則烏目山人之沈鬱頓挫如杜少陵，白雲外史之天然而去雕飾似李青蓮，各有千秋，未易軒輊。比之吳歷，則墨井道人之筆力沉厚在石谷之上，與南田異宗而同旨。再比之烟客（王時敏）、圓照（王鑑）、麓臺（王原祁）三王，則三王皆喜用渴筆，獨南田用濕毫，別開生面，空靈雋逸，有着紙欲飛之妙。」

「畫徵錄」則謂：「南田山水，皆超逸名貴，深得元人冷澹幽雋之致。」而俞劍華在他所著「中國繪畫史」中亦謂。

「南田山水，奇曠秀逸，妙絕群倫，實非四王之所能企及。……王翬畫非不佳，但爲人力所可及，惲畫則飄飄若仙，宛如李白之詩，非人力所及。……」

這都是最稱精當之評語。
南田生於明崇禎六年（西元一六三三年）卒於康熙二十九年（西元一六九零年）年五十八歲，生而敏慧，眉目秀朗。父遜庵

授之書，上口卽能解義。八歲詠蓮花成句，驚其塾師。

甲申之變，他才十二歲，次年卽隨其父遜庵兄桓依王祁於福建之建寧。旋陳錦破建寧，南田父子兄弟相失，故南田少日很吃過一番「流離瑣尾」之苦。其後卒賴杭州靈隱寺主僧諦暉之力，脫離陳氏，隨遜庵歸。關於這一件事的經過，頗富傳奇性，但各書記載，殊不一致，閒中畧加考證如左述：

「清代學者象傳」載：

「陳錦破建寧時，先生年十三，被掠。陳錦妻愛其聰穎，畜爲奴，後從錦遊杭之靈隱寺，遜庵公遇於途。公素與寺主諦暉善，謀以計出之。時方有廟會，傾城紳民婦女皆詣寺燒香，參佛畢，卽拜謁方丈，諦暉素有道行，凡膜拜者皆不答禮，錦妻率一家徧拜諦暉，諦暉揣知白哲而文秀者惲氏子也，展拜時，諦暉倉皇下座，伏地叩頭不已，疊稱『罪過罪過』，錦妻驚問之，諦暉曰：『老僧罪不可追矣！』指先生曰：『此地藏王菩薩也，偶遊人間，察諸善惡，夫人奴畜之，罪已甚；聞又加以鞭扑，罪將奈何？』錦妻故信佛，痛哭求救。諦暉曰：『非特夫人有罪，老僧知菩薩降臨，未及遠逝，亦當獲譴，亟宜奉居寺中，沐浴供養，爲夫人懺悔，僧亦自求免罪』錦妻聽之，泣拜而去，自是卽留寺中，諦暉爲教養之。」

「清史列傳」藝術類所記，則爲「撫以爲子」，而非「奴畜之」畧謂：

「格，（壽平初名格又字正叔）年十三，從父至閩，時王祁起兵建寧，日初（憚遜庵名）依之，總督陳錦兵克建寧，格被畧，錦妻撫以爲子，從遊杭州靈隱寺，日初值遇之，給使出家爲僧，乃得歸。」

又憚子居（敬）「大靈山房集」及南田從孫鶴生纂「南田先生家傳」也都說他是被陳錦認爲養子而非奴僕。「大靈山房集」南田先生家傳云：

「陳錦破建寧，被畧，錦無子，其妻子之。後從錦遊靈隱寺，遇遜庵於途，遜庵因與寺主僧諦暉謀。俟錦妻入寺，給言此子宜出家，不然且死。錦妻留之寺中，泣而去。先生始得歸。」

又憚鶴生「南田先生家傳」云：

「翁方十餘齡，隨父崎嶇閩嶺，流落相失。旂帥主某，愛其聰穎，欲子之。遜庵既以緇衣得免，偵子在某所，其帥主媼酷奉釋氏，將挈之過靈隱，即囑寺僧善言誘接，指此子慧根極深，惜福薄壽促，宜令出家，即日剃髮寺中，媼泣之而去。既歸遜庵，即褫其鞞帽，易寬袍大袖（明代服飾）督課經傳儒先之書，不少貸。」

但「清朝藝苑」之「靈隱方丈救憚南田」篇，却另有一種稍爲不同的說法：

「壽平當甲申之變，賣於杭州富商家爲奴，其父之故人諦暉在靈隱寺爲方丈，知之苦無救之策，會二月十九觀音生辰，杭俗婦女於是日多至天竺進香，過靈隱必拜方丈，諦暉道行甚高，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計，從無答禮。富商夫人亦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。諦暉和尚知願而織者憚氏也，即起而跪南田前膜拜不止，曰『罪過罪過』！夫人驚問，曰：『此地藏王菩薩也，託生人間，訪人善惡，夫人奴畜之，無禮已甚，聞又鞭扑之，此罪深重奈何？』夫人惶急，歸告某商，次早，某商來長跪不起，求開佛門一線之路，諦暉曰：『非特公有罪，僧亦有罪，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，僧罪大矣，請以香花清水供奉地藏王入寺，緩緩爲

公夫婦懺悔，並爲僧自己懺悔。』某商大喜，布施百萬，以侍兒付諦暉而去，南田從此始脫虎坑」。

此一段記載，則謂其主人爲一富商某而非陳錦。

當然我們還是認憚子居和憚鶴生的兩篇「南田先生家傳」較爲可信，並以太倉沈台臣名受宏，（沈爲吳梅村弟子）所著「白淩集」中贈南田一百韻爲證，原詩記南田少年流離顛沛事至爲詳悉，且係聞之南田自述，非道路傳聞可比。節錄於次：

「從君叩其畧，欲語還踟躕。……（原註：以下正叔自述之詞）憶年在甲申，變亂生兩都。……我年才十五，被執爲囚俘，羶酪不能嚙，饑腸日空虛。……後歸陳制府，收拔稱掌珠。裝我紫貂冠，飾我繡羅襦。出入照路光，蹀躞乘龍駒，自古有養子，亂離跡難拘，所痛我兩兄，荆榛沒枯顛。自與吾父別，信音各濶殊，一紙偶得書，存亡究何如？他日倘相見，會須還故吾，開緘却遠望，不識父焉居？制府旋遇難，萬里回喪車。我從阿母行，（陳制府之妻）道出靈山區，寺中聞神僧，幡幢開給孤，母施佈地金，靈堂設伊蒲。衆中得吾父，變服已浮屠，欲認不敢前，形勢反多虞。業爲制府郎，威劇加於菟。家將繞四傍，臂弓腰鹿盧，密約得私見，哭罷交扶持。神僧爲畫策，乞母鳳凰雛，此子年命短，宜作釋迦徒。阿母戀不捨，鷄鳴戒前途，謂當襲遺蔭，橫玉紆青朱。提携便此去，京國高門閭。長跪告阿母，富貴非吾願，願終雲水遊，佛祖言不誣，宗祏自有主，其立親賢且。母意竟感悟，雪涕拜階除，飄然一身歸，奉父還故廬。曾傳訓誠切；幸未蒙簪裾，旨甘且盡養，手自親中厨；承歡二十年，奄忽終桑榆。回頭念往事，魂楚慘模糊。原註：（此處收住正叔語）。……」

根據這首詩，則當日南田隨陳錦妻詣靈隱寺時，陳已下世，「南田先生家傳」所謂「後從錦遊靈隱寺」一語，亦非事實，詩中可稱「神僧」，自係指諦暉而言，「清代藝苑」說南田爲富商家奴一節，殆誤。

或者要問，以何因緣陳錦妻得畜南田爲子，此亦有一解答：

按武進湯狷庵（修樂）「賴古齋文集」五卷，有「憚遜庵先生傳」。「附南田小傳」有云：

（下轉第35頁）

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等開悟。又引楞伽經文，以印象生心地，恐汝顛倒。不自信此心之法，各有各之故。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，無門爲法門。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，不捨惡，淨穢兩邊，俱不依怙，達罪性空，念念不可得，無自性故。故三界唯心，森羅萬象，一法之所印，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有。汝但隨時言說，卽事卽理，都無所礙，菩提道果，亦復如是。於心所法，卽名爲色，知色空故，生而不生，若了此意，乃可隨時着衣吃飯，長養聖胎，任運過時，更有何事？」馬祖的這段話中，所謂「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」是「卽心卽佛」的最恰當說法，但又說：「不取善，不取惡，淨穢兩邊，俱不依怙，達罪性空，念念不可得。」又是教人不要計着「卽心卽佛」而有「非心非佛」的意趣。

馬祖是集楞伽、達摩、六祖……一脉相承的法要，作了一個完整的歷史說明。自馬祖之後的禪者，或說「卽心卽佛」，或說「非心非佛」，總不出此範疇。凡了達此意之禪師，都是「饑來吃飯，困來眠」了。

參考資料：

五燈會元、指月錄、胡適禪學案、六祖壇經、金剛經等。

記

記

記

集「憨山大師醒世歌」句

成七律一首

祝平

紅塵白浪兩茫茫，天自從容定主張。
春日纔看楊柳綠，秋風又見菊花黃。
榮華終是三更夢，富貴還同九月霜。
頃刻一聲鑼鼓歇，不知何處是家鄉。

讀誓還先生出風頭作

釋達源

閉門誓願坐禪修，無意還將名利求。
不似先生大學問，隨心所欲出風頭。

（上接第37頁 惲南田與諦暉和尚）

「……格被擄下獄，甚苦，時作畫以消遣，會陳錦妻欲置首飾，令人先畫形模，多不當意，或有言格能畫者，特釋之出，見其丰神秀朗，進退從容，喜出望外，遂畜爲子。」

蓋南田之能繪事，得自家傳。其從父向，字道生，以畫著，山水得董源法，南田少卽師之。南田父遜庵，喜以枯墨作山水，古簡有致，又傅抱石「惲南田」一文中，亦嘗謂：「先生之畫亦有所由來，不埃遠溯曾祖先世也。諸父香山、含萬、父遜庵，俱善畫，先生承其先緒而集大成。」云。

在惲子居所撰「南田先生家傳」中，僅言諦暉語陳錦妻，「此子宜出家，不然且死」。惲鶴生「南田先生家傳」亦僅言「福薄壽促，宜令出家」，卽沈台臣詩，亦祇說：「此子壽命短，宜作釋迦徒」，並沒有「清代學者象傳」以及「清代藝苑」所載：「地藏王偶遊人間」這一段傳說。但以常理推測，舊時婦女，多半信佛，亦頗敬僧。諦暉雖屬高僧，但他要想把南田留置寺中，恐非三言兩語，便能使得陳妻心甘情愿將南田捨棄，因此在諦暉必須說出一種可使對方決計聽從的理由，所謂祇許成功不許失敗，諺謂「道無術不行」，這位老和尚便也祇有一破佛子「不打謊語」之戒，同時屈尊膜拜於此假設之「地藏王菩薩」之前。有此驚人之筆，於是迫使陳錦妻惟有割愛泣之而去。此事之可能性極大，而家傳及沈詩或者是爲賢者諱故皆避免提及。

然而，不論諦暉當日之言行是何情況，而南田之留在靈隱是事實。諦暉此舉有造於南田者至鉅。假如說，南田一直留在陳妻身邊，則日後之「襲餘蔭，紆青紫」，當然是順理成章之事，但如一入仕途，則後此之一切，勢必完全改觀，他雖天份極高，如果沒有後來嚴父之「督課經傳儒先之書」，卽亦不能善長詩古文詞，不會精於繪事，而終於成爲「詩書畫三絕」之大名家；也卽無所謂「惲派花卉」，在畫壇上也再沒有「常州畫派」這一個名詞。連到當時以至後世之藝術界亦將大大減色。

所以南田之品高、德厚、藝絕，卒能克享盛名傳之無窮，可以說全係出諸諦暉之一爲援手。則諦暉和尚功德之大，洵屬不可思議，因此沈詩稱他爲「神僧」，一點不爲逾分。